

九月菊 (外二首)

梅雪

素雅端庄，温婉娴静
占尽秋的魅力
寒霜中的缤纷与鲜妍
菊，亮成九月一枚精致的书签

从不畏惧严寒
亦不俯首谄媚
菊，吐着淡雅的清芬
漫弹着成熟的季节

冰的本色，玉的质地
清丽的身姿，阳光下
安静地香着，笑着
用一颗心的纯净
一首诗的韵律
固守一个 不凋的秋天

故乡的回忆
是袅袅炊烟中
母亲声声的呼唤吧
是溶溶月光下
满地银色的故事吧

或许，是屋后柳树旁
飞荡起的秋千
清清小河里
永远淌着的欢笑

如今，那些青色的记忆
已沉落到古井的暗影里
我悠悠地
将这本沉重的书翻起

雾
不要，不要去那山间
迷蒙的白雾笼罩了苍山
恰似我的忧愁 无边地蔓延

为何，欢乐总是那样短暂
忧戚却时常缠绕在我心间
明月啊，为何那样清冷
照我的记忆清露样晶莹

在这个初冬的季节
我的心儿啊
有一些忧郁，还有一些寒冷



张家界日报·
旅游周刊
张家界市诗
歌学会
主办

诗
峰

峰的高度 诗的表达
(第五期)

万顺客栈记坐 (外一首)

吕本怀

伴溪走廊，该有个几百年了吧
走廊下的渭溪，年纪肯定更大

万顺号。酒饭便宜
据说这木牌最初挂于咸丰十一年

三三两两的游客，时不时经过门口
有的将头探进来有的一晃就过去了

渭溪丰满，浑黄的水流忽闪忽闪
魔术神奇，年轻的帅哥气闲神定

红薯入肚
野茶润心

古宅幽深
古村安然

圣安寺

无姓和尚所住，杨凭建寺，柳宗元
刻无姓和尚碑
九只小龟，波涛里念念有词，终成
九座小龟山

不是所有和尚都无姓；柳宗元独自
钓出一江寒意
那个下午我在万佛塔遇一个只念阿
弥陀佛的女人

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像一只白鹭
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砍诗 (外一首)

钦丽群

它冒出来的时候，我砍断了
它冒出来的时候，我又砍断了
它们像春笋，杂草
我无从适应。更赶不上它们细胞的分裂

我越砍它越发
类似桔园里的野草杂科
砍了又生，生了又砍
一个夏天
我都在干着这些相同的事

有时也因为怜悯，把它们从死亡中扶起
像扶起那些砍断的辣蓼花
尽管水份尽失
也会坚持几天，会非常疼痛地
开出几瓣花来

只是
地上那些短茬的生命力
比砍前
更具有某种爆发与反扑的潜力
使你不断地准备锋刃，随时应付它们
的崛起

路过棺材铺
去老家左边的一个油毡棚中
摆着几副棺材卖，有时是纯木不上漆的
有时黑不溜秋
走到那
老远就闻到油漆味

我喜欢它们纯木的时候，每次都能闻
到杉木
散发出的清新香气
这让我想到森林与鸟鸣
想到秋日
那些掉在枯叶上的红果

这一次路过却不同
也许是正月过世的人少，火化的太多
老板为了促销吸人眼目
把每一副棺材的脊梁上
都铺上了一层大花布

唯独最靠里的一副棺材
略小
背上铺的花布是那种细小碎花
很像田野中开放着的地芥花
使我想到
乡下女人

铁路书 (外二首)

米祖儿

此刻，我站在红色木质护栏里
细雨纷纷掠过我的发梢
发梢之外的铁路线，自南向北弯曲过来
我数一数：十二条。像摊开在手掌里的
生命线、感情线、事业线、智慧线……
这些风光或斑驳的日子，哐当哐当叠在一起
像一本线装书。活龙井则是一枚书签
插在左上角，轻轻，斜斜

此刻，铁路那么安详、轻闲
它已在十年前，走丢了喧嚣和轰鸣
那些旅客都坐上了复兴号、和谐号去了远方
或回到故乡。而它仍旧留在原地
默许岁月不老，默认时光静等
那些枕木，我数一数：无数行
像一叠信笺。老火车站像一个邮戳
盖在右上角，工整，明朗

而此刻的铁路，像永州的一件旧首饰
挂在回忆和仰望之间

里弄书
低矮的砖瓦房，东家一间，西家三弄
宽窄成曲，平仄成韵
立体的线条，高矮错落成江南水墨画

我走在里弄里，悠闲，静谧
像回到故院，一列斑驳的绿皮火车
时轻时重，从我的身体里驶过
要么抒情，要么叙事，要么问我走失的
时光
去了哪里

凉亭、古樟树、长木椅、千年不朽的枕木
新的做封面，旧的做封底
我穿行其间，有涂漆的窗棂递出三角梅
桔香飘过鼻翼，机制砖铺设的路脚感轻盈
红的蓝的，都是里弄里的故事

我继续慢慢走，黄爷爷家门前的手摇爆米花机
炸开了孩子们的欢乐
周奶奶家的缝纫机吧嗒吧嗒地转
一些旧了日子，补了又补

记忆的碎片从我身边欠身而过
我寻觅、凝视、拍摄、抚摸。另一种况味
像一个省略号，将时光聚拢

活龙井书
城市中心一隅，百姓人家
瓦房、弄堂、草砂路，铜环拉手的门
在人来人往的人群里旧了又新

爆米花、豆腐佬、甜酒糟、油炸粑粑
担夫们拉长声调的俚语从弄堂里逸出
像儿时记忆里屋顶上的炊烟

老火车改行其道去了远方
梧桐树多情得枝繁叶茂，叶黄了落在岁月
深处
我在一笺风里捡起了春春期的旧照片

斜倚冬日暖阳，歇脚文化驿站铺开毛边纸
在时间银行支取了一个下午的时光
用白描，勾画活龙井书

只有屋檐下的两个红灯笼
起承转合，赋予了幸福和幸运的底色
画龙，点睛。像我们的日子